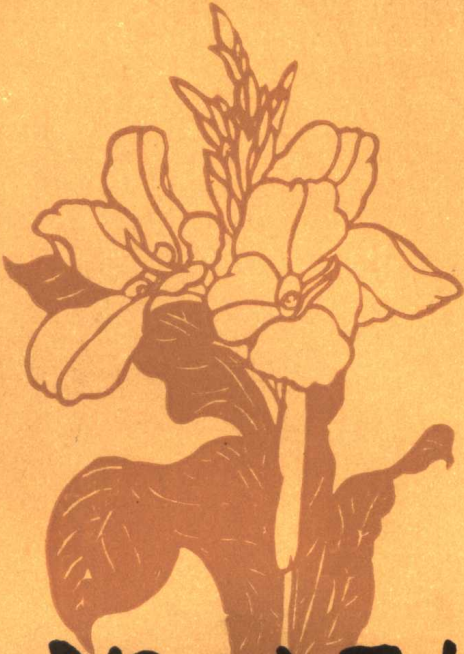




语文知识丛刊



5

6

语文知识丛刊

6

北京市语言学会编

地震出版社

1983

刊名题字：叶圣陶
《语文知识丛刊》编委会
张寿康（主编）
陶伯英 李裕德 奚博先

语文知识丛刊（6）

编辑：北京市语言学会

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

出版：人民出版社

北京复兴路63号

印刷：朝阳区展望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787×1092 1/32 5印张 1983年12月出版

统一书号：9180·234 定价：0.45元

目 录

1983年 12 月出版

大家都要注意语文……………叶圣陶 (1)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周祖谟 (2)

罗先生在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方面的

贡献……………傅懋勳 (4)

要把金针度与人……………马学良 (6)

学习莘田师……………俞 敏 (8)

怀念罗莘田先生……………李赋宁 (11)

关心语言学的应用……………周殿福 (12)

继往开来……………吴宗济 (14)

协调音节 上口顺耳……………朱泳嫫 (16)

浅谈“复释”的修辞方法……………秦存钢 (23)

谈量词的修辞作用……………牟奇先 (27)

词语上同中有异的选择……………石云孙 (31)

句间锁链及变化的修辞作用

……………王聿恩 (38)

从“武松打虎”谈夸张……………李元丕 (42)

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
罗常培先生

修

辞

语

法

词

汇

谈谈汉语语法的特点宋玉柱 (45)

词组——句法结构田小琳 (49)

“进行”该带什么宾语黄德熹 (56)

运用代数列式法分析句子结

构侯首生 (60)

一种容易被认为复句的单句

.....李济中 (63)

容易跟同位复指词组混淆的

格式朱文献 (66)

口语动词词尾初探黄佩文 (70)

应当承认“您们”的合法地

位王汉长 (76)

动补结构与动宾结构的否定

形式张嘉宾 (81)

“任何”之前能加“不管”

吗?邓宝藩 (85)

第三人称的禁忌 ...范文铮 陈文晓 (85)

语词和概念叶根祥 (87)

说词义的确定陈汝法 (92)

释义重视词语的运用熊效孟 (99)

“×望”杂谈傅 力 (104)

反义词的复杂对应关系孙锡山 (107)

从文字形象得名的事物姜绍志 (114)

时间词的词性陈宗尧 (114)

古代汉语

谈文言常用字的选定王 双 (116)

古汉语里名词性结构动化的

现象汤可敬 (122)

训诂刍议程观林 (127)

辨文言虚词“果”

.....王文禧 李佩伦 (131)

“不毛之地”的“毛”字解王明录 (131)

《现代汉语八百词》读后

.....谢仁富 朱明诚 (131)

攻尖——开辟新路的关键 ...宗廷虎 (133)

学习语言的好教材

.....雷 鸣 耀 庚 (142)

新评
书介

从电影中的语言想到的王孔渊 (146)

翻译文章应力求符合汉语

语言习惯高作纯 (147)

要区别“炼”与“练”

的用法曹振道 (149)

小议“药材”.....朱甫桂 (151)

多病句一例戒椿年 (151)

逻辑语病例析 (二则).....汪仁寿 (152)

语言运用中的问题

简 讯：我国第一本全面评价《修辞学发

凡》的专书行将问世 (153)

大家都要注意语文*

叶圣陶

前几天，王艮仲先生来找我，提到在北京又要办函授学校了，还是办语文函授。有人认为语文与职业没有什么关系，好像语文跟职业不大相干。我认为，无论什么职业，当工人，当农民，当高级领导人，都离不开语文。语文是彼此之间交流意识交流思想的工具，要善于使用、正确使用这个工具，才能充分进行交流。现在一般人都注意不大注意语文，连宣传机构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台，都注意不大注意语文。这句话，我有机会就要说。这三个机构要出来倡导，以身作则。意思就是说，凡属新华社发表的电讯和文章，《人民日报》登载的文章，广播电台（中央的和各地的）广播的各项节目，都要注意语文。大家都注意，就可以转变文风。文风转变了，思想就可以充分交流，没有误会，没有曲解，没有不懂的了。语文很重要，对于各行各业各种各类的人来说，都很重要。职教社又要办语文函授，我很赞成。

* 转摘自《中华职业教育社六十五周年纪念刊·怀念任老》。编者按：题目是编者加的。《怀念任老》是叶圣陶先生在1982年5月6日举行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65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任老，指黄任之即黄炎培。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纪念敬爱的罗常培先生

周 祖 谟

今年是罗莘田先生逝世25周年，罗先生离开我们虽然已经二十五年了，可是他一直是我們崇敬和怀念的人。

罗先生是二十世纪世界知名的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语言科学研究，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为培养青年，为培养语言工作者，付出了几十年的心血。他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蓄积深，成就多。他除了在汉语历史音韵学方面有超卓的贡献以外，在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方面也都有精湛的专门著作。总的来说，他在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我记得在1934年刘复先生不幸逝世，是年莘田先生来到北大。那时同学除听了刘复先生讲过的语音学以外，关于其他语言学理论的知识了解的还不多。先生到校执教，除讲授等韵，还讲授语言学和域外学者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相互证发，学者都感觉耳目一新。我在学过文学、声韵、训诂等学科之后，也增添了不少语言学的知识，后来撰写毕业论文时，又亲承教诲，受益就更多了。回想起来，今日所以能稍稍从事于学问，跟先生和其他前辈的殷切指导是分不开的，而先生在各方面给我的影响尤大。在1948年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更得时时向先生请教。接触既久，对于先生的为人和治学的精神就了解得更多一些。

先生为人正直明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遇事不矜不

伐，唯善是从，且从不掠人之美，从不掩人小善。但是对是非曲直必须明辨，不务雷同苟合，而且富有深厚的民主与爱国思想。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北京沦陷，全国抗战开始，先生即翩然只身渡海南去。1948年，北京临近解放，先生极为高兴，以满腔热烈兴奋的感情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方面的语言学工作者，确立研究的体制，积极开展工作，成效显著，这是有目共睹的。后来在患病期间，体力不支，仍然事必躬亲，勤劳不已，唯恐有负人民的期望。这种以身作则，夕惕若厉，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竭尽心力的崇高精神，予后进以极大的鞭策，而且永远值得学习。

先生少年艰困，自励于学，一生孜孜不倦，学识广博。虽然专心致力于语言研究，而对文学和历史都深有根柢。他很喜欢范蔚宗的文章，也能写很好的骈俪文。他写文章很讲究结体，常常提到《文心雕龙》的《镕裁》《附会》两篇。这些，我们从他所写的《汉语音韵学导论》一书还可以略窥一斑。他一生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始终不渝地吸收新的知识，并且不断地自学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往往夜以继日，勤劳不辍。这种酷爱自己的事业，以自己所学贡献给人民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对青年的影响很大。

《礼记·学记》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先生的学识，可谓充然有得；更可贵的是善于讲授，又能独标新解，经常指出研究的方向。他常说：“不能以己之昏昏示人以昭昭”。因此，每讲之前，他都有精细的讲稿。在解说问题时，条理明晰，论证详明，听讲的人为之心折。由此，我体会到教师的责任是：既要使学者获得必要的知识，又要培植谨严的学风。教学也是一种艺术，

要善于体会学者之心，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不易理解的是什么，从而剖析解说，才能有成效。先生擅长于讲授，处处认真负责，给学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们经过先生指导的人常常谈及，都深痛先生逝世过早，以不复得聆教为憾。

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极大，而从不满假，对后进要求虽严，而奖掖不遗余力。循循诱导，蔼然可敬。对学生所交的报告或文章，经常一句一字地进行修改，剴切晓喻，所以学者进步较快。已故的讲文学课程的罗膺中（庸）先生也是如此，学生都极为钦敬。当时有“两罗先生”之称。许多前辈对后学爱护备至，这本来是中国学者千百年来具有的优良传统。十年动乱中“四人邦”竟然大搞什么批判“师道尊严”，违理乱常，可谓荒谬绝伦！记得刘文锦在西北大学从先生受学，成绩斐然，曾著有《咸阳方言》，而不幸早年逝世。为此，先生在谈话中不知叹惋过多少次。可见先生对后学的感情是如何深厚了。先生所以是为人所崇敬的良师，其原因也就在这里。先生一生辛勤，没有丝毫多余的享受，他平生最感觉愉快的事恐怕要算是与青年相处，有论学之乐了。我想会是如此的。今天我们纪念罗先生，我认为他的精力是没有白费的。先生所培植的优良学风在许多人的身上都已开花结果。先生热心教育青年的功绩永远使人铭刻在心。

罗先生在少数民族 语文工作方面的贡献

傅 懋 勳

大家撰文纪念罗先生，说明大家都没有忘记他。罗先生

1921年离开北大，到山西、广州、厦门去教书，到解放时工作了二十八年。解放后又工作了十年。一共工作了三十八年。他离开我们已二十五年了。如果这二十五年罗先生还在，一定会对中国语言学做出更多的贡献。

罗先生一生的贡献有很多方面，我只谈在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方面的贡献。罗先生自己调查研究了傣、白、独龙、怒、苗等族的语言，并且写出了著作。罗先生很早就提出了研究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第一是我国搞语言学工作的人应该为少数民族语言写出著作。第二是应该在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方面做出成绩。这对汉语史的研究也是必要的。因此，他到云南以后，多方鼓励学生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我就是在罗先生的鼓励下决定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这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也就是决定了我在解放后以少数民族语言专业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方向。1938年我在蒙自开始研究彝语，找少数民族的中学生来记音。记了以后去找罗先生指导，他很高兴地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不断地取得进步。

解放后，罗先生从各方面延聘人才，在语言研究所内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1956年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罗先生很高兴，给了大力支持。在培养干部方面，罗先生也很重视。根据他的建议，在北京大学开设了语言专修科。当时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缺乏教材，罗先生安排语言所的不少同志参加这项工作，解决了困难。语言所成立之初，就有计划地组织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到1956年能够组织起七百多人参加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罗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罗先生是1958年年底逝世的。今天纪念罗先生逝世二十

五周年，我要把自己担负的工作（傅懋勛先生是民族研究所负责人——编者）做得更好。

要把金针度与人

马 学 良

罗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语言学界都知道他在中国声韵学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对先生在少数民族语文方面的成就，知之者不多。其实他有很多学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研究工作，这与罗先生的倡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罗先生第一部少数民族语言著作就是《贡山俅语初探》。这是他在大理调查后于1942年二月间写成的。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多，但对俅语的语音、语法、词汇、会话、风俗习惯以及系属问题，都作了简要的分析和叙述。当年先生在讲授中国声韵学时，经常提示我们要研究汉藏语系的语言，并且要进行比较研究，以扩大古汉语研究的视野。现在回忆起来，先生这本示范性的少数民族语言著作，正如他在这本书引言中所说的“我先把这一点材料整理出来，作为初步的报告，一方面可以当作深入研究的阶梯，一方面也可以鼓励后来探索的兴趣，在开荒的工作上不是没有意义的。”从而可知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和深远意义了。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同样地受到歧视，所以研究的人不多。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各民族一律平等，语言文字也受到重视。解放之初中央就指示筹办中央民族学院，当时中央民委就约请罗先生和其它有关专家筹划成立少数民族语文系，为

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培养专门人材。罗先生十分赞助，他说，我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解放前受歧视，解放后，党为少数民族创办这个学校我十分高兴。他不但派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很多专家参加研究编写教材和上课的工作，而且他亲自去民族学院授课。他对民族教育工作的热情，是令人永远深深怀念的！

罗先生教育学生，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重视实践。犹记我初从先生学语音学时，就教我边学边记自己的方言，因此我写《荣成方言》一书，也就是我把学习的语音理论知识通过实践练习而写成的这门学科的报告。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作研究生，先生指导我们研究古音时，也是以他当时正在研究的《经典释文》为科研项目，让我们亲自动手从中学习整理古音义的一系列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先生在授课和讲义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前人“鸳鸯绣罢技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之语。他说，我们培养后一代，既要把绣得的鸳鸯拿给学生看，更重要地还要把金针传给学生，让他亲自动手去做，这样才能又多又快地培养出更好的人材来。因此他把后一句的“莫”字改作“要”字，即“要把金针度与人”。一字之改，可见先生传业授徒诚挚无私的可贵精神了。

先生为人正直爽朗，明辨是非，对人过失，往往直言不讳，热诚帮助改恶从善，因此同辈友好浑称其为“罗文直公”。对已从不隐讳自己的错误，如对俚语的系属问题，他说，1942年整理俚语调查报告时，根据国外材料，仅就三十个常用词作比较研究，错误地把俚语的系属问题划错了。解放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理论。他于1952年重印《贡山俚语初探》在俚语的系属一章中，他自我检查造成这

个错误的原因，认为“对于语言系属的划分，音韵和词汇的类似只是次要的条件，主要的还要看语言结构是否近似。我从前完全忽略了这一方面，在方法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这种实事求是的坦诚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

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出版我在解放前调查的《撒尼彝语研究》旧稿，由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都很低，其中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错误观点，经党的领导和师友们热情的批评和帮助，使我提高认识，先生更是殷切地教导我要好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并把他亲自题辞勉励我精读的经典著作送给我。这对我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觉悟是极大的督促和鞭策，使我永志不忘。

学 习 莘 田 师

俞 敏

人们都说学生应该学老师，学他的长处。把老师做人的长处学到身上，照他那样做人。把老师作学问的心得学到手里，接着发展，再传给下一代。作到了这两样，才算对得起活着的或者故去的老师。拿这个话当镜子，照照自己，我的汗就下来了。我没法儿说我对得起罗莘田先生——我的老师里头的一位最该学也最难学的。我只学了您两件事，可一样儿也没学到家！这真可以转句文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了。

我想学可没学到家的第一件事是罗先生“忠于学术的精神。1936年冬天，刚放寒假，我拿着一件借了一个半月的仪器去还，在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碰上了罗先生。您问我寒

假有个什么打算。我当时实在是一点儿什么打算也没有：我是一个大家庭的独子，担子很重。在流行着“毕业即失业”的社会里，心里盘算得顶多的是养家糊口。作学问么，我也无意，不过总觉着那是一种奢侈的爱好。所以在治学甚而至于上完学这件事上都犹疑疑的。我的几位长辈也七咀八舌头，也有叫我改行的，闹得我心里挺乱。我一肚子话正没处说哪！让您这一问，我可就好象摘下脑袋，可着腔子倒出来了。罗先生安安静静地听着。听完了才说了不多几句话。您首先肯定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这种现状。接着指出来真会点儿什么的人倒也还没见过饿死的。底下说：“你家里真要想让你飞黄腾达，那就没法子了。要只不过个普通的生活，那倒也为了不了大难。作学问刚迈进门儿一条腿，再往回找，真有点儿可惜你这块材料儿了”。没有实践出不来真知。当时我还挺看重自己这块材料儿，还不知道我也不能长进是绿场上那一大片草皮，所以“慨然”地把一辈子的精力许给了这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学问了。也就是说，没作逃兵。当然，因为学罗先生学得不到家，所以有些时候“荒时废业”去下棋、写谱。有时候在灰圈的情境里“废书不观”，游手好闲。不过我可从来没后悔过走上这条路！常听见有人说罗先生管学生管得特别严，又好护着自己的学生，有点儿“家长作风”。照我的理解，可不是这么回事。您辛辛苦苦一手培养出来一支语言科学队伍，盼着它成长壮大，也就最不愿意里头有人“落荒而走”，愿意人人都象您自己那样把全体身心献给学术，这才不得不多过问点儿学生的事。这本是您那领队人的分内的事啊！

我想学可没学到家的第二件事是罗先生不断“精进”的精神。听说菩萨修行，有六波罗密。“忍辱”波罗密，今天

还活着的前辈和同辈的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都修得有点儿道行了。要提“精进”波罗密，我可没见过有谁赶得上罗先生的。罗先生刚从国外回来，我去看望去。聊天儿聊到了Bloomfield。罗先生满口称赞，说B希腊文熟极了。我有点儿觉着意外。要论罗先生在中国语言学界的地位，比B在北美的地位也不相上下，您到了北美，听说受的接待，也是挺隆重的。就是虚心，不想多谈自己的事，也还有的是别的可说的哪！我知道这是“见贤思齐焉”，这是自己鞭挞自己，这是精进波罗密了。从现在回头看看罗先生在学术上走的路，就更明白了。一上来您因为不满意清朝学者单纯分类的研究法，进一步上“域外”去求，吸收高本汉他们的拟音研究法。后来因为这一批学者忽略了几种极重要的方言，就吸收他们研究现代方言的办法研究厦门、临川、皖南音系。后来因为书面上还有极重要的材料，就去研究梵汉·藏汉对音。后来又因为单纯依据韵书不够全面，就去研究汉魏六朝挹文。后来因为单纯把研究领域限制到汉语里收不着互相映衬的效果。就又研究汉藏泰系民族语言：用广东音乐的牌子来形容，真可以叫“步步高”了。真要是“天假以年”，让您活到段玉裁、王念孙那么大岁数，谁知道您要高到哪儿去呢？谁敢说您不能也念希腊文念到“熟极而流”呢？这种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永远不断进步的“精进”波罗密，正是您最突出的长处。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不由得顺脊梁沟儿里冒凉气儿。我有过了几年回头看看，除了白头发多点儿以外，什么也不比前几年强的时候么？有躺在“鼠咬虫吃”的“老本儿”上拍老腔儿的时候么？有浪费精神争名取利的时候么？“有爱惜羽毛”，也就滑得整天“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时候么？说起来也真害臊，都有过点儿。多亏了

罗先生精神的鞭挞，还没有到专业水平罢了。有人说罗先生和人说话滔滔不断，简直要“包干儿”。按我看也不象是那么回事。您知道您心里想作的事有多少，想达到的目标有多高、多远哪！

听说有些行星有卫星。这些卫星是怎么来的呢？是太空中小块物体受了行星引力的吸引，围着它转，最后成了它的卫星。从地上看不光行星光芒灿烂，连那小卫星也有了几分光辉。罗先生人离开了，您在学术史这条银河里的光芒是永不熄灭的。现在我们这些在语言学里辛勤工作着的人也是受了这大星引力的吸引，绕着大星转，也放出微微的光。但愿我们也能吸引些小块来参加这个发光的行列，向大星右旋顶礼，也继续往下发光。我想引用先秦人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心情，来作这篇小文章的结尾：“指穷于为薪，火传也。”

怀念罗莘田先生

李 赋 宁

1946年秋，我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英文系求学，适逢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在耶鲁大学讲学。罗先生当时住在耶鲁大学研究院高塔上教授公寓里，在研究生食堂用饭。在饭桌上，罗先生和美国教授和研究生用英语交谈。开始时，不甚熟练，过了一个月，就能谈笑风生地自由会话了。罗先生学语言的才能是非常惊人的。在耶鲁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罗先生用英语讲授中国古音韵学和古文字学，深受美国学生欢迎。罗先生又旁听耶鲁大学研究院语言学系艾皆登